

《内经》人天观思想涉猎

黄成惠

主题词 《内经》 天人相应 运气(中医)

人天观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中医学阐述生理、病理、治疗和养生保健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内经》关于人天观思想的论述甚为丰富,本文就此作一涉猎。以利我们在建立自然、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时,提供有关《内经》人天观思想方面的线索。

生命起源学说

生命起源于宇宙的运动,这是《内经》的基本观点。《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成章。”这是说,无比辽阔的太空,是宇宙变化的原始基础,也是万物滋生的起始。五行之气充满宇宙,爆发分裂和

聚合成日月、星宿、土地,并各成体系旋转运动。“九星”悬耀于天空发出明亮的光芒,“七曜”(实指太阳系)依照一定的规律周行运转。天道有阴阳之性质变化,物性则有柔刚的区别,昼夜呈现明暗交替,四时也有寒暑次序。这样,自然界万物的生化与品类都明显地得到反映。人类也是在宇宙漫长的运动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由此可见,生命作为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在《内经》中已初见端倪。

《内经》认为,产生生命的宇宙运动形式,主要是天地阴阳之气的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阴阳是万物发生的本源,主要是指天地日月。阴阳产生生命的方式

因素之影响,常易罹患虚劳、中风、癥瘕等沉痾痼疾。此时若能注重脾胃之气的培养,加以药治,扶正而祛邪,则常可使邪去而康复。反之,则往往邪更盛,正更衰,乃至死亡。这说明,脾胃之气的强盛,是沉痾痼疾康复医疗的重要条件。故李中梓《医宗必读》云:“胃气犹兵家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例如,现代研究资料表明,中药补脾养胃能使癌症放疗、化疗的毒副作用明显减轻,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肾上腺皮质功能等均较单纯放疗或化疗组为佳。

(五)谨防伤胃:一方面,用药要平和,力戒盲投峻药。《遵生八笺》指出:“不慎治之急投峻药取效,或吐或汗,或解或利,老弱之人不能禁架,汗则阳气泄,吐则胃气逆,泻则元气脱,立致不虞。此老病大

忌。”其次,要注意煎服得法。老年慢证多宜丸、散以缓图。若病重必用汤剂,一般只宜少煎多服,病愈不必尽剂。盖因剂轻往往不能挽回重病,若重剂顿服,又易损伤脾胃。张锡纯主张“一煎三服”之法(《医学衷中参西录》),值得借鉴。对老人慢性调理疾患,隔日一剂也颇相宜。

综上所述,说明“年长则求之于腑”对老年人的养生及康复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论点将在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医老年医学中发挥愈来愈显著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郭振球. 中医药学报1988; 1:1
- 2 侯平玺.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8; 1:31
- 3 王仁强. 吉林中医药1989; 2:3

是“天地气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也即“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向变由生也。”（《素问·天元纪大论》）这里实指太阳和地球的相互作用。太阳的光能和热能是一切生物的根本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地球本身也只是由于有太阳热才得以生存下去……如果没有太阳能所放射出来的排斥的运动，地球上一切运动都会停止。”地球约形成于46亿年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和发展经历了30亿年的历程。生命的发生、发展分为化学进化和生物进化两个大的阶段。地球最初的散热降温，形成地壳；地球呈足够的质量，吸引空气，形成大气层，这样始可形成生命发生的基本条件。构成有机体或原生质的常用元素或微量元素，也主要来自地球。

所谓生命起源于阴阳之气的变化，在《内经》看来，是一个“形气相感”的“生化”过程。

以太阳为主的天体之火（热能与光能等）是生命的机能源泉。“天食人以五气”以维持生命。地球之水（及其所溶解的各种营养物质）是生命形成的原料。“地食人以五味”，以成形体。地球上的物质和太阳上的能量，经过长久的相互作用，化生了生命。所谓“形气相感”的过程，似可用生命发生、发展的化学进化阶段予以进一步阐述。地球形成初期的碳化物及其它物质，在太阳紫外光，电离辐射等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了大量的氨基酸、核苷酸等多种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在海水的化学作用下，聚合成生物大分子量的质和核酸，进而形成多分子体系——“团聚体”或“微球体”，这样才呈现出初步的生命现象——新陈代谢和自我复制。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化学进化的基础上再通过生物进化产生的。

天人相应学说

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代医家视天地为一大宇宙，人体为一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素问·至真要大论》称之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体的组成与我们所处的宇宙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地球表面和人体内部都有80%的水份；人体血浆与地球上已存在30多亿年的海水成份几乎一样；人体与地壳岩石中的元素的平均含量及其分布规律是一致的；人体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如同一个微型太阳系一样，有自身微弱的磁场……。

《内经》认为，人体生命活动是以心、肝、脾、肺、肾五脏为中心，它代表着五个不同的生理系统，各系统通过经络的联系，把内在脏腑和外在组织器

官联结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机体在适应自然变化，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活动过程中，和外界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形成了体内外环境相互保持阴阳动态平衡的各种周期节律。《灵枢·本脏》说：“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这是从人与自然相应的关系出发，凭借五行学说，将时令季节特点与各脏腑功能作了比附。比如，肺主肃降，其性喜润恶燥，因燥气最易伤耗肺津，故与秋季的燥气密切有关。明代医家张景岳则认为：“人应春温之气以养肝，以夏热之气以养心，以长夏之气以养脾，以秋凉之气以养肺，以冬藏之气以养肾。”此说进一步阐述了脏腑生理功能需适应于时令之气的变化。

气血运行也与四时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写道：“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素问·八正神明论》说：“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这说明，天时暖和，血液流动快，经气常行于表。天时寒冷，血液凝滞，经气常行于里。天时气候对气血的影响，又必然导致脉象的变化。对此，《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这就是所谓四时平脉，其产生机理不难理解。如夏季气温高，气压低，气温高则人体经常出汗，而脉管易于扩张；气压低则外界阻力减弱，这就形成了如矩之象，方正而盛的夏脉。而冬季气压高，人体经常处于紧束状态，脉亦呈现紧象；气压高则血液流向体表时，受到外界的阻力增大，则脉因之而沉，从而形成了深沉有力如权之象的冬脉。这就是《内经》脉学中著名的“规矩权衡”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沿袭。

在人体机能方面，《内经》指出，人体的阳气如天空中的太阳那样重要。《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所以，天体健运不息离不开太阳的光明，人身的阳气也必须向上而主外，才能起着保卫身体、抵御外邪的作用。“生气通天论”之题意，乃提示太阳与人体的阳气有内在联系。1980年2月16日日全食前后，上海中医学院的学者观察到，病人在日全食时所出现的症状，有些可以用阳气虚衰或阳气受到干扰来解释。头为诸阳之会，由于清阳之气不能上承

脑窍,所以多见头昏、头胀;胸亦诸阳之位,由于胸阳不振,故多见胸闷气促;阳虚则外寒,故出现怕冷症状。据上一医、上二医的实验研究表明,日食时病人的神经——体液调节受到影响,特别其中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有所下降。

此外,《内经》还认为四时气候对人的精神活动也有明显的影响。《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通于春气。”这是说,四季的交替,五行的变化,影响到自然界的万物,与此相应的五脏也会产生不同的精神活动。近代一些研究成果表明,气候的变化首先作用于人的生理功能,尔后影响人的精神活动。例如,春天可促使垂体的活动加强,引起激素分泌增加。在各项气象因素中,热辐射和太阳辐射对人的精神活动作用最大,因为二者都可影响下丘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嗅脑的情绪中枢而产生反应。国外一些科学家发现,在热带暴风雨期间,人们的智力有提高的现象;而多云到雾的天气,则使人精神急躁,喜怒无常。

生物节律学说

对于生物节律的问题,《内经》的基本观点是,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现已知道,太阳、月球的运行和对地球的辐射、引力、电磁效应等变化有着一定的节律。故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必然显示出各种类型的节律变化。

以年节律而言,地球绕太阳公转时,不同区域所受的辐射影响有差异,这就形成一年中不同的季节、气候。地球上的人和各类生物在漫长的变化岁月中,形成了符合四季变化的生理节奏。对此,《内经》有“天有八纪”之说,即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与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指太阳周年运动中在黄道上的八个不同位置。《内经》十分重视时令转换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特别要提及的是二分和二至。《内经》认为,二分是阴阳平衡之际,二至是阴阳交替的枢机。日本医生作健康普查,常选择春分、秋分这段时间。因为在这两个日子里,人体正常生理状态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最少,体查结论的可靠性大。夏至与冬至的时候,常常是疾病的好发日期。

月节律是月亮对地球引力的周期性变化而形成的。《内经》就有关于妇女月经按月来潮的记载。《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二七而天癸至,任脉

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女子性属阴,以血行经为主要标志。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潮汐,月有盈亏,潮有涨落。月经三旬一至与之相应。德国有妇科专家报导,调查了10400名妇女的月经周期,发现望月夜月经出血量最多。《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这里指出一月之中人体内气血变化的三个阶段,与月亮盈亏息息相应。进而《灵枢·岁露论》指出这种变化在发病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月满时,由于人体气血盛,就不易发病;月郭空,气血虚,不足以胜邪,所以容易发病。在此基础上,《素问·八正神明论》又提出了因月之序的治疗原则:“月生无泻,月满无外,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如违背这个原则,就会出现“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素问·八正神明论》)

日节律的产生,是以昼夜交替为主要原因。

《内经》对一日十二时辰人体机能的变化作了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素问·生气通天论》写道:“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灵枢·营卫生会》说:“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曰:日中而阳隆为重阳,夜半而阴隆为重阴。”这是阐述人体生理功能随昼夜交替而发生的变化。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曾治一例每天上午发生经血崩漏的患者,根据阴阳昼夜交替的理论,认为白昼属阳,上午为阳中之阳,因阳气无力摄持阴血,故有上午崩漏之证。处以四物汤加温阳药数味,三剂而漏止。有研究资料报导,血中17羟皮质醇最高值是在上午6时至8时,而尿中17羟则在上午9时至11时为最高。二者最低值,都在午夜至清晨2时。另外,血液部分白细胞、蛋白质(包括抗体)含量也以白天为高;白天的循环、呼吸各器官功能也显著的比夜晚高。因此,机体的抗病能力白天较强,夜晚较弱。对此《内经》提出了著名的“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昼夜变化理论,为后世医家称道。

五运六气学说

五运六气学说,是我国古代一种生物医学气象理论。它从古代自然哲学的天人相应思想出发,运用干支阴阳五行演绎,首先通过“天度”(历法)

预测大气环流状态,进而预测与之相应的“人之众疾”及生态盛衰的周期性变化。运气学说在《内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涉及运气学说内容的篇幅,约占《素问》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运气学说中,五运是把十天干配阴阳五行,把年运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类型,实则是指各个季节气候正常和异常的变化。正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甲乙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每种年运又有太过不及之分,遂有年运十年周期说。六气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类型,分属一年六步(每步为六十天又八十七刻半)。“地理之应六节气位。”(《素问·六微旨大论》)每年六气分为主气和客气两种,主气用以述常,客气用以测变,客主相鉴,就可分析各年气候的变化。五运与六气相合,也就是“同化”,就可以从运和气综合分析每年的气候变化,形成六十年一甲子周期。这套独特的推理程式,意在说明天体、气候的变化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也即《素问·气交变大论》之谓“善言天者,必应于人也。”

运气学说,繁衍玄奥,历来褒贬不一。自然界运动的客观规律是检验五运六气学说的唯一标准。运气学说的基本数是五与六,以及由它产生的十(天干)、十二(地支)和六十(甲子一周),均为天文、气象学上的重要周期数字。1915年,苏联科学家奇热夫斯基首先提出,太阳黑子消长周期为11年,杭州地区1916年、1976年两年中冬季大寒,西湖结冰很厚,可以行人,间隔恰好是60年。近年不少研究资料表明:气候能周期性地影响地球生物及人体的活动。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出:“物候现象的周期性波动与太阳黑子变动多少有关,即太阳黑子最多年为物候特旺年。”植物学家发现树木年轮11年周期与太阳活动周期一致。据报导,太阳活动与血沉速率、血红蛋白、血压周期性起伏以及与流行性疾病、呼吸系统病、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有一定的同步关系。天津地区资料表明,1928年夏季极为炎热,最高气温达41℃,降水量大增,造成高温、高湿,按1928年为戊辰,是火运太过之年,这个地区该年湿热之病较多。

这里必须提及,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并不完全以机械决定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通过大数法则以机率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所以如把运气学说定式化,就会陷入唯心论和机械循环论的歧途。宋代倡导理学,运气学说遂亦盛行,朝廷每年公布次年“运历”,把四季之病及治疗用药都机械规定。这不可避免遭到自然法则的嘲弄。《素问·至真要大论》就指出:“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后世许多医家也都反对脱离现实时空条件而拘泥于运气学说。如清代医家吴东旸就指出:“阴阳之胜复无常,人病之变现不一,若不能应病之变,而拘于运气之说,以为宜寒宜热,固无是理……夫六十年甲子原不能一一符合,且亦无此印板文字……特因病以测岁气,非执岁气以求病。若之某岁系何运气,则在人应得何病,应用何药,则固失之拘矣!”根据我国有关地区气象资料分析,与运气说也不尽完全相关。蚌埠地区统计资料表明,1952~1970年中共有19个异常气候的年份,和运气学说相符的14年,占74%。这些资料与张景岳“十应七八”的结论适相吻合。导致“十应七八”的原因,一是事物的发展规律本来就是常中有变。认识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知常达变。二是运气学说尚未考虑月球的引力因素,以及大气环流与地形的复合因素等方面。所以,运气学说还有待深入研究,使之尽快纳入现代科学的轨道。

《内经》成书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不足以使人把握自然界的许多内在规律。往往是“映象被当作了原形”。同时,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观念也不可能完全抵御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内经》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然瑕瑜互见。这是我们研究《内经》人天观思想时应予注意的。

·消息· 省时间医学研究会成立

9月23日至25日,江苏省中医学会时间医学研究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出席代表共51人,省中医管理局陈尧副局长出席讲了话。

代表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并选举宋为民等16名同志为首届理事会委员,一致推选宋为民为主任委员。该研究会的成立,必将推动我省时间医学研究的发展。

(火人)